

依納爵神恩與今日神學

吳伯仁 編譯¹

本文主要談論依納爵神恩如何激發廿世紀神學的四個主題：「在萬事萬物之中追尋並找到天主」、「靈魂直接嚮往天主」、「服從教會的聖統」、「受召藉著自由和忠誠的自我委順於天主的手中去光榮天主」；是從多位神學家著作中，以宇宙的、天主的、教會的，以及基督學的幅度來描述這些主題。

前言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以來，今日神學的發展無疑受到不少耶穌會士神學家的影響，如：德日進（Maria-Joseph-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5）、呂巴克（Henri Marie-Joseph Sonier de Lubac, 1896~1991）、拉內（Karl Rahner, 1904~1984）、郎尼根（Bernard Joseph Francis Lonergan, 1904~1984）等等。

近來，一位漸為人知的瑞士神學家巴爾大撒（Hans Urs von Balthasar, 1905~1988）亦適合加入這一行列之中。他在取得蘇黎世

¹ 本文由吳伯仁神父譯自：杜勒斯（Avery Dulles）樞機 1997年4月10日於佛罕大學（Fordham University）舉辦第九屆春季麥克金利講座（The Ninth Annual Spring McGinley Lecture）的一篇演講稿：“The Ignatian Charism and Contemporary Theology”。為了讀者閱讀順暢和理解的方便，譯者以編譯的方式，適度增添和調整原文內容、加上小標題，並增加一些註解。

(Zürich)大學的博士學位後，於1929年進入耶穌會初學院。1936年在慕尼黑晉鐸。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迫使他於1940年回到瑞士的巴賽爾(Basel)，擔任巴賽爾大學的學生指導司鐸。他認識了斯貝爾(Adrienne von Speyr, 1902~1967)，並且幫助她皈依，進入天主教會。這次相遇的經驗，奠定了他們往後廿多年一起邁向共通靈修旅程的基石。斯貝爾是一位醫生，並且具有令人側目的神秘經驗。他們一起建立了聖若望團體，為能好好照料這個團體，巴爾大撒於1950年離開了耶穌會。

除了德日進歿於1955年以外，這些思想的偉人無疑地屬於那些梵二大公會議的先鋒，以及執行和詮釋梵二思想的領導者。若有人詢問這些人有何共通點，顯然的答覆是他們都深深受到他們同一的靈修導師聖依納爵的教導和《神操》的影響。本文的評論要著重於德日進、拉內、呂巴克和巴爾大撒的成就上，這將清楚地顯示出這智識的體系。

呂巴克在《德日進：這個人和他的意義》(*Teilhard de Chardin: The Man and His Meaning*)一書中，指出德日進的著作《神的氛圍》(*The Divine Milieu*)²充滿依納爵靈修的主題，例如：對耶穌基督的熱愛、熱切地渴望基督的國，以及在構思偉大的計畫中勇敢去事奉祂。巴爾大撒《亨利·呂巴克的神學：縱覽》(*The Theology of Henri de Lubac: An Overview*)一書中，論及呂巴克的神學觀點，並評論他的教會中心地位指出：「人能夠顯示出這個中心—恩寵的純粹傳遞的純粹通路—也是依納爵精神的中心。呂巴克如此緊密地生活在這精神中，以及從這精神中，他謙遜地在成千

² 參照：德日進著，鄭聖冲譯，《神的氛圍》(台北：光啓，1986修訂本)。

眾多的註腳中，克制自己引用耶穌會的神聖創立者」³。儘管這個論述並不十足地強烈，但我們要看到呂巴克在他《教會的光輝》⁴書中提及了《神操》和依納爵「論服從」信件中的不少段落。

巴爾大撒自述他身為神學家，同樣樂意地承認、感激聖依納爵。他將依納爵《神操》翻譯成德文⁵。當提及他在里昂 (Lyons) 讀書的經驗時，他談到：「……幾乎我們所有的人都由《神操》所塑造，它是以基督為中心默觀的偉大學校；注意包含在福音中純粹和位際的言的偉大學校；終生投身於嘗試跟隨的偉大學校……」⁶。他寫道：《神操》提供「啓示神學的神恩性的核心。它可能對我們這時代令基督徒驚嚇的問題，提出無法超越的答案」。

為拉內來說，當他 75 歲接受訪問時聲稱：「……在與影響我的其他的哲學和神學比較之下，依納爵靈修的確是更重要和意味深長……。我想依納爵本身的靈修，是一個人透過祈禱和修會培育學得的，為我比其他在修會內和修會外學習的哲學和神學更具有重大的意義」⁷。

³ Hans Urs von Balthasar, *The Theology of Henri Lubac: An Overview*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1991), pp. 118~119.

⁴ Henri de Lubac, *The Splendor of the Church*, trans. Michael Mason (New York: Sheed and Ward, 1956).

⁵ Ignatius of Loyola, *Die Exerzittien* (Luzern: Stocker, 1946; 10th ed., Einsiedeln, Freiburg: Johannes Verlag, 1990).

⁶ Hans Urs von Balthasar, *My Work: In Retrospect*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1993), p. 51.

⁷ Hubert Biallowons, Harvey D. Egan, and Paul Imhof ed. *Karl Rahner in Dialogue: Conversations and Interviews, 1965~1982* (New York:

從某方面來說，這些由第廿世紀一些神學家而來的讚賞性表達，實是令人感到驚訝，因為依納爵雖是一位偉大的靈修導師，但他幾乎不被天主教神學的歷史所提及。他對神學的原創性沒有懷抱任何渴望。對耶穌會士的訓練，他推薦多瑪斯的學說。他不要求改革或創新，而是命令耶穌會士神學家必須堅持最安全和核准的意見，避免任何令人懷疑的書和作者。

激發現代系統神學家的創造力，主要不是來自依納爵的神學觀點，而是來自他的神秘主義。現代的作家經常論及它是基督為中心的神秘主義（a Christ-centered mysticism）、聖事的神秘主義（a sacramental mysticism），以及教會的神秘主義（an ecclesial mysticism）。他們提到依納爵服務的神秘主義（mysticism of service）、崇敬愛的神秘主義（mysticism of reverential love）、十字架的神秘主義（mysticism of the Cross），以及分辨的神秘主義（mysticism of discernment）。雖然其他的神秘家藉著遠離在世界中的活動可能達到與天主的共融，但為依納爵而言，相反也是真實的。他尋覓與天主的合一，主要藉著寓居在天主內，使祂自己臨於世界中的奧秘裏，特別是永生天主之子降生生活的奧秘。它是行動的神秘主義（mysticism of action），即我們在教會內把我們自己與基督的使命結合在一起。

依納爵靈修激發今日神學家的四個主題

本文要談論《神操》中特別激發廿世紀神學家的四個主題。分別是「在萬事萬物之中追尋並找到天主」、「靈魂直接嚮往天主」、「服從教會的聖統」，以及「受召藉著自由和忠誠的

自我委順於天主的手中去光榮天主」。我要從已提及的神學家著作中，以宇宙的、天主的、教會的，以及基督學的幅度來描述這些主題。

在萬事萬物之中追尋並找到天主

就我所知，在依納爵的著作中，「在一切事上尋找天主」不是逐字出現的，而是在《神操》、依納爵書信，以及依納爵為耶穌會所寫的《會憲》中有許多類似的表達⁸。

聖依納爵在《神操》的開宗明義〈原則與基礎〉中，教導疾病和健康、貧窮和財富、屈辱和尊榮、短命和長壽都能夠成為與天主合一、獲得我們永生救贖的工具（操 23）⁹。他在〈良心省察〉中寫道：「那些成全的人藉著長期的默觀……，曉得天主的性體與德能臨在每個受造物中」（操 39）。在《神操》的結束〈獲得愛情的默觀〉中，依納爵仔細熟思天主如何居住在一切受造物中，特別是在人們之中，他們「是按照至尊天主的肖像和模樣受造的」（操 235）。的確，依納爵談論天主不僅在人們的勞苦中工作，也在元素、植物和動物內工作（操 236；參照操 39）。從這些和其他類似的段落中，天主能夠在一切事中被找到似乎是顯明的。

⁸ 例如：《會憲》第 288 條廿六項：「……屢次勸勉他們當在一切事上尋求天主，盡量擺脫對任何受造的貪戀：庶幾將全部愛情移向造物主，照天主的至聖旨意，在萬物內愛天主，也在天主內愛萬物」，參照侯景文譯，《耶穌會會憲》（台中：光啓，1976），101 頁。

⁹ 參照侯景文譯，《神操—通俗譯本》三版（台北：光啓，2003），23 號（簡稱：操 23）。

聖依納爵親愛的弟子納達爾（Jerome Nadal, 1507~1580）認為依納爵被賦予了特殊的恩寵：「在一切事、行動和交談中，看到和默觀天主的臨在以及靈性事物的愛；甚至在行動當中保持一位默觀者的特色」。納達爾深信，成爲一位在行動中的默觀者，與在一切事上尋找和找到天主，是特別與耶穌會相關的恩寵或神恩。

在現代的耶穌會士作者中，沒有人比德日進在他的古典著作《神的氛圍》中頌揚神聖無所不在（divine omnipresence）的意味更加動人的。德日進寫成這本書具有這樣的意向，就是教導讀者「如何處處看見天主；如何在世界上最隱密、最實質以及最根本的事物中看到祂」。德日進宣稱「神的氛圍以事物的深存有（deep being）的形式向我們自我揭露」。這種形式不能改變可認知的現象，而是使深邃事物的存有成爲半透明和清晰明朗的，致使它們都變成神聖的彰顯（epiphanies of the divine）。

德日進在接續的篇章中，闡釋如何在成功的正面經驗以及失敗和令人詬病的負面經驗中找到天主。他主張十字架促使疾病和死亡成爲勝利的道路。德日進的靈修是神秘的靈修，包括因著與神結合的緣故，對所有受造物保持超然的態度。正如他在1925年10月25日一封私人信函中所寫的：「畢竟，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就是無論人看哪裏，就看見神」。基督教的牧者凱斯比（George Crespy）評論得十分正確：「這不難去辨認出《神的氛圍》的依納爵靈感」。

爲德日進而言，天主普遍性臨在的理解不僅是他個人內在生活的克修原則，也是他終生探詢、建立基督信仰與當代科學之間橋樑的靈感。德日進深刻地默觀《神操》的「耶穌基督的神國」（操91~100）。他充滿熱情地，渴望去促使所有的事物充

滿基督的愛火¹⁰。德日進充滿著傳教使命熱誠的心火，看到令他為之心動的科學世界是有待福傳的新領域。1926年，他在的一封信中提及一位哈佛大學教授近來的一篇有關物種進化思想開端的演講，寫道：「無論如何，牽強的觀點可能首先會出現。我終於意識到『此時此刻』（hic et nunc）：基督並不是與引起帕克教授（Professor Parker）興趣的問題不相關的。它只需要一些中間的步驟，容許一個過渡，從他的實證主義的心理學到某種靈性的觀點。這樣的理解使我感到喜悅。啊！東印度群島促使我比聖方濟·薩威更為強烈」。

正如早期的耶穌會傳教士採納在印度和中國文化中正確的一切，德日進也尋找利用科學的新發現作為通往基督宗教啓示信仰的要點。在他的熱誠中，他把基督視為是「奧梅加點」（Omega Point）。祂是宗教和科學中的所有能量匯聚的點。這個學說的確超越了任何依納爵可能想像的一切，但它可以是依納爵有關光榮的基督「萬物永生的主宰」（操98）洞察力的自然結果的一部分。它喚起了「耶穌基督的神國」、「降生奧蹟」，以及「兩旗默想」的宇宙性的視野。

無論德日進綜合思想有何弱點，不應將之視為一種世俗主義而不予考慮。他明確地警告、反對這樣的錯謬：「耽於肉慾的神秘主義和某種新的白拉奇主義（如美洲主義），已經陷入了在人的情感和人類發展同樣平面上，尋找神性的愛和神國的錯誤」¹¹。他認為一切事物必須被聚集一起在這一位基督上，祂

¹⁰ 參照 Henri de Lubac, *The Religion of Teilhard de Chardin* (Garden City, New York: Image Books, 1968).

¹¹ 這個引文由譯者自行翻譯，參照《神的氛圍》113頁。

無非是曾在般雀比拉多執政時被釘十字架的歷史的耶穌。當他談論到所有宗教匯聚時，他認為它們必須匯聚在基督宗教的中心軸上：「當他們摸索朝向神聖的途徑時，其他信仰的信條在基督的信仰中，找到它已經持續尋找之物的適當表達」。德日進在一篇〈我如何看〉(How I see)的文章中，把天主教信仰呈現為「宇宙匯聚的中心軸，及宇宙和『奧梅加點』相遇散發出光輝的確切點」。當德日進駁斥任何形式模糊不清的混合主義(syncretism)時，他堅持基督宗教是「門」(phylum)，宗教必須經過這個「門」，以便達到它的目標。1948年，他在羅馬寫道：「我們在羅馬這裏找到地球的基督的桿；我認為經由羅馬，能達致人化上升的軸」。正如我們看見的，這教會和羅馬的靈修也是完完全全是依納爵式的。

人直接嚮往天主

從《神操》擷取的第二個主題是「靈魂直接嚮往天主」。依納爵在《神操》一開始的〈凡例〉中勸告靈修輔導者克制自己，鼓勵避靜者選擇更成全的生活方式。他說：「更適當也更好的是尋求天主的聖意，讓造物主天主自己通傳給這虔誠的靈魂，使他愛慕讚頌祂」。因此，靈修輔導應當「為讓造物主同祂的受造者，受造者與他的造物主直接往返，進行無礙」(操15)。

在選擇生活的方式上，依納爵稍後聲稱人「應該勤奮地到我主天主前去祈禱」(操183)，以及評估個人感覺推動的傾向是否朝向純粹由上而來的，也就是來自於天主愛的推動所做的選擇(操184)。這有可能是天主直接地在靈魂上的行動，賜予的神樂和神慰，而不是人藉由事先對於受造物的理解或知識而

來的（操 329~330）。只有天主能用這樣的方式來行動，這樣的神慰能夠是天主旨意確然無疑的標記（操 336）。

在今日的神學家中，沒有人比卡爾·拉內更爲明確地表達這個主題。拉內主張人的心靈對天主的經驗是可能的，因爲天主能突然地完全吸引靈魂歸向祂，並且祂能直接地在恩寵中自我給予。拉內重讀聖依納爵，正如他在超驗哲學的光照下重讀多瑪斯作品一般，這超驗哲學是植根於比利時耶穌會士馬雷夏（Joseph Maréchal, 1878~1944）的著作。

這哲學的基本概念是：即使人的精神在世界上透過感官的經驗認識對象，但它被引領超越所有的對象，朝向無法客觀化的神聖奧秘。拉內主張神學的整體事業（entire enterprise of theology）必須爲「我們整個的理智與這難以理解的無限者具有先前的、非顯題的、超驗的相關性」所支持和賦予活力。他又說：「所有在宗教和形上學中對天主的明確知識的意識成爲可理解的，唯有當我們所使用的一切語言指向我們嚮往那言語難以形容之奧秘的非顯題經驗」¹²。爲拉內而言，所有有關天主的概念論述的知識，是呈現出超驗的非客觀性的經驗。

這對天主的非客觀性的超驗知識，可以視爲是拉內整體神學的根本原理。正如菲奧倫札（Francis Schüssler Fiorenza）已經指出，它形成了拉內神學中許多具有特色主題的背景，諸如：天主在恩寵和啓示中臨在於人、超性存在的基本狀況、匿名基督徒、基督的存有實體論和心理學的合一、基督的人性知識的限

¹² Karl Rahner, *Foundations of Christian Fait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dea of Christianity*, trans. William V. Dych (New York: The Seabury Press, 1978), p. 53.

度、信理的歷史性，以及在信理和許多其他要點的發展中的非客觀性的因素。

拉內在這基礎上重寫聖事神學。聖事並非在一種具體化的方式上做恩寵的媒介，而是在於靈魂和天主的直接接觸上，促使恩寵經驗發生，並且表達出恩寵的經驗。他謹防這樣的陷阱，就是想像天主必須與任何一個範疇地做為宗教經驗的媒介，諸如聖經或聖事等同為一。畢竟，拉內或許會說沒有所謂「罐裝的恩寵」（bottled grace）。

每個人是透過恩寵與天主直接接觸的，拉內在這基礎上發展了在教會中神恩與制度兩者之間關係的原創理論。他深信神恩、恩賜或聖神，原則上是先於制度的。其實，神恩性的因素是「教會真實的本質」。基督是主的地位（the lordship of Christ），是在這點上最直接和最有力的實踐。在拉內的系統中，教會的外在結構被視為是附屬於超驗主體，經由恩寵獲致的自我實現。教會的聖職人員不應使聖神窒息，而是要認出並滋長聖神在教會中自由的運作。

拉內深信教會信理思想的表達，總是對於所指向的真相有所不足，因此他為在教會內教義的多樣性而辯護。他贊成多形式結構的教會，因而能適應地方和一時的需要。對他來說，制度的形式是絕對隸屬於非顯題的恩寵經驗。《神操》的弟子受到這樣的提醒，也就是依納爵教導給予神操者要按照那些做神操的年齡、知識或才能講授默想材料（操 18）。避靜者受到鼓勵採取任何最能幫助他們的祈禱姿勢（操 76）。為依納爵而言，外在的形式和操練總是比不上靈性的果實。

拉內認為，人的精神總是向天主仁慈的自我通傳開放，因此獲致更進一步的結論。拉內主張每一個人都擁有某種對神聖

事物直接臨在的經驗，都有可能賴天主的恩寵而生活，即使他們沒有達致對天主或基督明確的信仰。即使那些從未聽過福音的宣報，他認為他們也有可能是「匿名的基督徒」。我們所懷的希望—所有人得救的信念—是正當的。

拉內結合了「在超驗經驗中找到天主」的確信，以及依納爵的信念「天主臨在於萬事萬物之中」。即使拉內強調在意識深處對天主內在經驗的首要性，他仍然主張這個經驗透過與在世界中的實體的相遇而實現。超驗者不是遙遠的。祂持續地透過個別的歷史經驗來自我通傳。

在拉內早期的〈在世界中依納爵喜樂的神秘主義〉¹³一文中，他讚揚耶穌會士對於世界和它價值的肯定、接受文化成就的態度、尊重人文主義的特質，以及適應不同環境變化要求的特性。他總結說，一旦我們發現超越生活的天主，我們能夠投身於今日世界要求我們的工作之中。因為天主活躍於各個時代以及一切境遇中，因此沒有必要爲了找到天主而退避到沙漠或是回到過去。因此，拉內如同德日進一樣，闡釋依納爵已經安置了平信徒神學的基石，亦即在世界的事物中，發現天主的臨在。

拉內如同德日進一樣接受依納爵的十字架神學。他堅持人不僅在生活的積極經驗中找到天主，同時也在消極的經驗，例如：失敗、捨棄、病痛、貧窮和死亡中，找到天主。正如苦難和死亡是基督啓示工程的中心，同樣，剝奪和自我否定能夠是

¹³ Karl Rahner, "The Ignatian Mysticism of Joy in the World,"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II*, trans. Karl-H. and Boniface Kruger (London: DLT, 1967), pp. 277~293.

走向我們每個人必須在死亡中經歷最後捨棄的途徑。天主是更甚於我們的成功或失敗。祂——總是更大的天主（*Deus semper maior*）——是我們唯一的永恆希望。

服從教會

即使聖依納爵意識到個人對天主的直接性，但他也強烈地強調教會的中介。他重覆地談論到，教會是信友的母親和基督的淨配（操 353）。他確信：「在我等主基督和祂的淨配教會之間，常是同一聖神治理」（操 365）。依納爵在《神操》中談論在戰鬥的教會中服侍基督，以及在其他二處也提及了「聖統教會」（操 170、353）。這詞彙似乎原初出於依納爵自己。有些抄本再加上「羅馬」。依納爵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亦即：沒有人會因聖神召叫的緣故而做出教會所禁止的事（操 170）。這個教會的神秘主義（*ecclesial mysticism*）為法國的耶穌會士呂巴克的神學所採用，同樣也在他的朋友和學生巴爾大撒的思想中。

呂巴克如同拉內一樣，深刻地受到馬雷夏觀點的影響，亦即人的精神為一動態的驅力，去超驗所有有限的對象所建構，為能尋求那比可見的萬事萬物更偉大的事物¹⁴。呂巴克深信人的精神朝向天主視野的動力，超越所有肯定神學與否定神學的認可和否定。靈魂朝向天主永不止息的不安，促使整個過程向前推進。原始的知識本身來自於反省的觀念，但是，這些觀念的確是正確的，卻絕不充分。它們總是必須不斷地被批判和修

¹⁴ 參照 Henri de Lubac, *The Discovery of God*, trans. Alexander Dru (Grand Rapids,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正¹⁵。

雖然呂巴克意識到這內在的驅力，但他從不落入宗教的個人主義。呂巴克從依納爵那裏取得了教會是基督的淨配以及所有基督信友母親的名稱，他確信基督與教會之間存在一種「神秘的同一性」(mystical identity)。他拒絕任何產生在神秘的和可見實體、精神和權威，或是神恩與聖統制度之間對立的傾向。雖然教會有不可見的幅度，但她本質上是可見的，亦即聖統制的。他宣稱「沒有聖統制，這是她的具體化的場合，她的組織者和指導，就一點也不能夠談論教會」¹⁶。

呂巴克在《教會的光輝》一書中，描繪出忠實基督徒的燦爛畫像，就是渴望尋求成為奧立振(Origen, 182/5~251)所謂的「真實的教會人」(truly ecclesiastic)¹⁷。如同依納爵一樣，這樣的一個人總是關切在教會內與教會一起思考，培養天主教會團結一致的意識，以及接受教會訓導的教導，並視之為有約束力的準則。按照呂巴克的觀點，這位教會人不僅服從，並且喜愛服從，並視之為死於自我的途徑，為能充滿上主傾注於我們內心的真理。呂巴克不贊成負面的批判和抱怨。他寫道：「今日當教會受到考驗、磨難、被誤解，以及因自身的存在和神聖而受到嘲諷，天主教徒必須小心警惕，免得想要說得只為更好地服務她的事情，反而變成反對她」。適度的敏感將促使他們抑制公開的批判。在這些主張中，呂巴克對於聖依納爵有關「與聖教會

¹⁵ 參照 Hans Urs von Balthasar, *The Theology of Henri de Lubac*, p. 94.

¹⁶ Henri de Lubac, *The Splendor of the Church*, p. 58: "...without the hierarchy which is its point of crystallization, its organizer and its guide, 'there can be no talk of the Church'."

¹⁷ Henri de Lubac, *The Splendor of the Church*, p. 178.

思想一致」(操 352~370)的教導作了回響。

君王的召叫

今日聖依納爵弟子受到《神操》激發的最後一個主題，是在〈默觀耶穌基督的神國〉(操 91~100)的默想中基督的召叫。依納爵主張凡判斷正確、理智清醒的人，必定獻身與基督，勞苦工作，為能分享祂的光榮。但是那些願意在事奉上超群出眾的，將會滿心切望效法基督承受一切凌辱、反對和貧窮，為能證實有更大的愛情。這跟隨基督，經由祂的苦難獲致最後的戲劇，是巴爾大撒整體神學的中心。巴爾大撒的啓示神學是以神聖尊威 (divine majesty) 的自我顯示為中心。他把這個主題與依納爵的座右銘「愈顯主榮」(ad maiorem Dei gloriam) 聯結在一起，並且堅信天主的光榮淹沒和迷惑所有覺察到它的人。天主光榮彰顯的極致，是被釘在十架上、復活的耶穌。耶穌藉著忠實地履行祂的使命來光榮天主。這是在祂由父而來的時期的開展。

人類的成全不能以抽象的倫理規則來測量，而是只能藉著他們回應基督向他們的召叫。這個召叫是分享主的命運和使命。教會使她的成員結合於基督，首先透過洗禮進入祂的死亡。基督徒藉著放棄他們的自我意志，穿上基督的意志，而獲得天主子女的自由。因此，在巴爾大撒的教會論中，服從是主要的和建構性的。成為教會就如同瑪利亞一樣，成為「主的婢女」。教會的工作如同瑪利亞一樣，聆聽天主的聖言而去實行。

巴爾大撒在發展他的服從神學時，特別受到聖依納爵《神操》中「選擇」(操 169~189)和「與聖教會思想一致」(操 352~370)規則的影響。他從依納爵獲悉基督徒的成全，在於忠實和愛的回應天主的召叫。他認為基督的愛不僅要求遵守誠命，並且要

跟隨福音的勸諭。這只是基督救贖之愛的形式。

巴爾大撒的重要著作《基督徒生活的身分地位》是對於在依納爵《神操》「君王默想」中，描述基督召叫的一個廣泛的詮釋¹⁸。從巴爾大撒的觀點來看，奉獻生活的召叫是教會的基本特徵。因為耶穌在公開生活期間，召叫十二宗徒度貧窮、貞潔和服從的生活。福音生活勸諭的身分地位，甚至比司鐸的身分地位出現以前更早就存在了。藉著放棄他們個人的一切渴望，基督最能分享在天主內完全的自由。聖依納爵的禱文：「主，請祢收納我的全部自由……」（操 234）卓越地表達出為了只按照神聖的旨意生活的緣故，而犧牲個人的自由。

跟隨被釘十字架的主基督，在聖統制度的教會採取了具體的形式。這具體的形式，保存著基督學的形式，也感謝教會的聖職人員對教會其他信友的權威。如果這存在於聖統制度和信友之間的對立沒有解除，巴爾大撒寫道：「所有保留的一切可能只是一團無形狀的倫理教導的軟塊」。因此，巴爾大撒如同呂巴克一樣，主張職務和神恩是相互隸屬的。從某一個觀點來看，職務可能被視為是一種特殊的神恩，為能協調其他的神恩，並且把它們帶入整個教會的合一之中。

巴爾大撒意識到伯鐸職務的中心地位（centrality of the office of Peter），他的著作《伯鐸的職務和教會的結構》¹⁹是為反對他所

¹⁸ 參照 Hans Urs von Balthasar, *The Christian State of Life*, trans. Mary Frances McCarthy (San Francisco: Ignatian Press, 1983), p. 9: "The sole purpose of this book is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meditation on the foundations and background of St. Ignatius' contemplation on the 'call of Christ'."

¹⁹ Hans Urs von Balthasar, *The Office of Peter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描述的「惡毒」和「非理性」的反羅馬 (anti-Roman) 情緒。自從梵二大公會議以來，這反羅馬的情緒已瀰漫在天主教徒中間。在基督學的奧秘中，巴爾大撒確信個人的成熟與忠誠的順從於教會權威的結合，這個耶穌會士的理想不會包括已在其中發現的荒謬。對於教宗特別服從的聖願中，他指出耶穌會全體實踐了普世性的「隨時待命」(universal availability)，這是依納爵的「平心」理想的核心。

結 論

這四位廿世紀天主教神學家思想中發現的四個依納爵主題的反省，提供對於思考有關天主、基督、教會和世界真正的和使徒性成果的方法。有人或許希望許多其他的主題和作者能夠在更長的文章中來探討，諸如查理 (Pierre Charles, 1883~1954) 和達尼埃盧 (Jean Daniélou, 1905~1974) 的傳教神學、貝亞 (Augustin Bea, 1881~1968) 的大公主義、郎尼根 (Bernard Joseph Francis Lonergan, 1904~1984) 的皈依神學，以及默里 (John Courtney Murray, 1904~1967) 有關宗教自由的觀點。在所有的這些作者中，都是有可能在《神操》的基礎上探索依納爵的主題。參考的材料也應是歸屬於今日依納爵神學弟子的教導和著作。考慮我自己知識的限度，促使我不在此篇文章探討這些有趣的問題。

就我已指出的，依納爵的基本原則能夠發展出許多不同的神學系統。《神操》本身似乎存在著內在的張力，包括：直接性 (immediacy) 與媒介 (mediation)、個人自由與服從、普救論 (universalism) 與以教會為中心說 (ecclesiocentrism)、向世界橫向

的開放與對神聖事物的崇敬。有些如德日進和拉內的神學家特別強調對天主的直接性、個人的自由和普救論；其他像是呂巴克和巴爾大撒，特別是他們後期的著作中，則著重在教會的媒介、聖事性和服從。「辨別神類的規則」似乎指向一個方向；「與聖教會思想一致」的規則指向另一個方向。由於兩者的強調在《神操》中都是正確的，也是結合在一起，因此它們在神學中必須是和諧一致的。

就我所知，依納爵的神恩在於有能力把這兩個傾向結合起來而不損害彼此。不顧聖神推動的純粹機械式的服從，和不顧教會權威的純粹個人信靠聖神，都是同樣不適合於我們所探討的遺產。為依納爵而言，這是不用證明的，亦即基督徒蒙受召叫，藉由把他們有限的自由委順在天主的手中而獲致真正的自由。凡是向天主聖神推動開放的神學家，最能進入教會的思想中，並且經由這種方式與主基督的意向完全一致地詮釋基督徒的信仰。